

佛学中之侦探术

《法苑珠林》引《杂譬喻经》有云：“昔有二人从师学道，俱到他国，路见象迹。一人言：‘此是母象怀雌子，象一目盲，象上有一妇人怀女儿。’一人言：‘汝何以知之？’答曰：‘以意思知，汝若不信，前到见之。’二人俱及象，悉如所言。一人自念我与汝俱从师学，我独不见而汝独知。复还白师，师为重开。乃呼一人问曰：‘何因知此？’答曰：‘是师常所教导者。我见象小便地，知是雌象，见其右足践地深，知怀雌也。见道边右面草不动，知右目盲。见象所止有小便，知是女人。见右足踏地深，知怀女。我以纤密意思推之耳。’”夫以路旁小便痕而辨为女子及雌象所遗，以右边草不动而知象目盲。其推理缜密曲折，可谓是近世侦探小说所由脱胎，不意于《佛典》中得之。

裸女

曾见一英文小本书曰《摩吞小传》，(Memoirs of Dolly Morton) 述一八六六年一北美女子亲见解奴之战者，据其亲历目睹，南美人虐待黑奴妇女，有在常人意境以外者。其监奴之豪横奢淫，殆小国君主所不逮。此女身被监奴所宠，尝开盛会，令女奴裸露行酒炙，宴毕令宾客各携所悦入房帏。又述监奴之私罚，以革鞭鞭妇女臀，或裸缚篱尖，使之痛不可忍。按《汉书·江都易王传》宫人姬八子有过者，辄令裸立击鼓，或置树上，久者三十日乃得衣，或髡钳以铅杵舂，不中程辄掠，或纵狼令啗杀之，建观而大笑。正此类也。变态之性心理，事固有之。

元代燕京风俗

元欧阳玄《圭斋集》有《渔家傲》南词十二首。其序略云：“余读欧公李太尉席上作十二月《渔家傲》鼓子词，王荆公亟称赏之。近年窃官于朝，久客辇下，每欲仿此以道京师两城人物之富，四时节令之华。至顺壬申二月，属春雪连日，无事出门，晚寒附火，私念及此，夜漏数刻，腹稿具成，枕上不寐，明日笔之于简。至于国家之典故，乘舆之兴居，与夫盛代之服食器用，神京之风俗方言，以及四方宾客宦游之况味，山林之士未尝至京师者欲有所考焉，此亦可见其大略。”其词仅有四月一首见于诸书所引，余颇罕见。兹录之于左，读之如亲见六百年前景物也。

正月都城寒料峭，除非上苑春光到。元日班行相见了，朝回早，阙前褰帕欢相抱，汉女姝娥金搭襦，国人姬侍金貂帽，绣鞞雕鞍来往闹。闲驰骤，拜年直过烧灯后。

按此言都城气候至正月仍寒冽也。褰帕未详。相抱为蒙古相见礼。金搭襦二句见汉蒙妇女妆饰之异。都中妇女元旦后五日不出门，故灯节后数日尚拜年，今厂肆庙会尚至十六日闭会，可见其来旧矣。骤后韵与峭到不合，盖欧阳氏以其乡音入词。

二月都城春动野，引龙灰向银床画，士女城西争买架，看驰马，官家迎佛喧兰若，水暖天鹅纷欲下，鹰房奏猎催车驾，却道海青逢燕怕。才过社，柳林飞放相将罢。

银床画灰未详。元代以南苑为飞放泊，育鳧雁，为射猎之所。海青，鹰名也，社后罢猎，所以顺天时育生物也。

三月都城游赏竞，官墙官柳青相映，十一门头车马并，清明近，豪家寒

具金盘灯,播祭流连芳草径,归来风送梨花信,向晚轻寒添酒病。春烟暝,
深深院落秋千径。

十一门者,每面三门,北面独二门,与今制相同。惟齐化、平则二门,居人尚用旧称。

四月都城冰碗冻,含桃初荐瑛盘贡,南寺新开罗汉洞,伊蒲供,杨花满
院莺声啭,岁幸上京车驾动,近臣准备銮舆从,建德门前飞玉韞,争持送,
蒲桃马乳归银甕。

四月始卖冰,以碗相击作声,至今如此。建德门即今德胜门。

五月都城犹衣袂,端阳蒲酒新开腊,月傍西山青一掐,荷花夹,西湖近
岁过苕雪,血色金罗轻汗浹,宫中画扇传油法,雪腕彩丝红玉甲。添香鸭,
凉糕时候秋生榻。

五月衣袂,正是北都气候,凉糕亦肆中应时食品也。

六月都城偏昼永,辘轳声动浮瓜井,海上红楼软扇影,河朔饮,碧莲花
肺槐芽沈,绿鬟亲王初守省,乘舆去后严巡警,太液池心波万顷,闲芳景,
埽宫人户捞渔艇。

元制都城有警巡院。至饮食之俗,今已不可得考矣。

七月都城争乞巧,荷花旖旎新棚笮,笼袖娇民儿女姣,偏相搅,穿针月
下浓妆佼,碧玉莲房和柄拗,哺时饮酒醒时卯,淋罢麻穉秋雨饱,新凉稍,
夜灯叫卖鸡头炒。

笮为竹器,其用未详,娇民亦未详。淋麻穉为制灰也。炒鸡头今犹有卖者,但不多。

八月都城新过雁,西风偏解惊游宦,十载辞家衣线绽,清宵半,家家捣
练砧声乱,等待中秋明月阮,客中只作家中看,秋草墙头萤火烂。疏钟断,
中心台畔流河汉。

中心台即鼓楼,在元时当都城之中心也。

九月都城秋日冗,马头白露迎朝爽,曾向西山观苍莽,川原广,千林红
叶同春赏,一本黄年金十镒,富家菊谱签银榜,龙虎台前鼙鼓响。擎仙掌,

千官瓜果迎銮仗。

龙虎台在德胜门外，迎銮处也。西山观红叶至今为胜事。

十月都人家百蓄，霜菰雪韭冰芦菹，暖炕煤炉香豆熟，燔獐鹿，高昌家赛羊头福，貂袖豹袄银鼠褙，美人来往氍毹车续，花户油窗通晓旭，回寒燠，梅花一夜开金屋。

菰韭炕炉，均冬日景物，高昌家赛羊头福未详。纸窗加油以取明，今小户犹然。都城梅花甚珍贵，置暖屋中可促其开。

十一月都人居暖阁，吴中雪纸明如垩，锦帐豪家深夜酌，金鸡喔，东家撒雪西家噓，纤指柔长官线弱，阳回九九官冰凿，尽道今冬冰不薄。都人乐，官年喜受新年朔。

暖阁者，于室中别以木匡为小屋，居之以避寒也。宫中多有之。

十二月都人供暖簋，官中障面霜风猎，甲第藏钩环侍妾，红袖搥，笑歌声送金蕉叶，倦客玉堂寒正怯，晓洮金井冰生鬣，冻合灶觚饬一椀。吴霜镜，换年嬾写宜春帖。

暖簋未详，灶糖之风则无处不然也。

唐代之胡商势力

昔邱仲深据杜诗“云帆转辽海，粳稻来东吴”以证唐代之行海运，顾亭林据“蜀麻吴盐自古通，及‘风烟渺吴蜀，舟楫通盐麻’以证唐代之无行盐地界。余亦尝举“商胡何日下扬州，忆上西陵旧驿楼；为问淮南米贵贱，老夫乘兴欲东游。”以证唐时胡商在中国握有经济威权。汉人亦尝以马伏波比胡贾。然则上可以厕身于名将，下可以通问于诗人，其地位詎不重哉？吾国自汉以来即取门户开放主义，受经济侵略之胁迫者已二千年于

兹。此等重要史实，散在诗文中者，前人多未措意耳。

湘绮楼佚事

王壬秋闾运以经学文章名坛站者，历咸、同、光、宣至于民国。享名之久，又值变局，盖古今所稀逢。先生本孤寒，道光之末，年甫弱冠，与邓弥之等结社长沙，作汉、魏、六朝诗，手钞《玉台新咏》，当时人皆异之；至今遂成湖南诗派。先生于咸丰中客游无所遇，独见赏于肃顺，肃败不复出，隐居衡山十二年，其经学乃克成就。光绪中叶讲学成都，倡《公羊》，因此与康有为颇有关系也。

先生随口诙谐皆成趣。民国元年年八十，门人亲故合觞称寿，先生以前一年重逢乡举，被赐翰林院侍讲衔，是日仍服貂褂，冠蓝顶，客面争之。先生乃指客所服西服曰：“你穿的不是外国衣服么？我穿的也是外国衣服。”客亦解颐而罢。盖清室优待条件有以外国君主礼相待之语也。

先生著述皆刊于生前，歿后仅由长子代功撰年谱二卷冠之于首，以成《湘绮楼全集》。其实先生诗文随手散佚流传，不具稿者甚多。未能收辑为可惜。集中诗文多摹古之作，刻意求似，殊乖不示人以璞之意。晚年下笔不经意，乃朴雅深至独具风格也。

《湘绮楼集》中《哀江南赋》与《圆明园词》大有关近代史实，而其词隐奥，年深无人更识其意。余尝见先生自写《圆明园词》一册，有自注，又别本有叙一篇，乃托名徐树铭所撰，绝似陈鸿《长恨传》，亦诠释词中本事。大抵咸丰宠汉女，及中国奸人自纵火烧圆明园，皆实事不诬也。《哀江南赋》亦有自注本，而无

人为之传刻。

先生所选八代诗及唐诗均有自批之本。批唐诗多作谐语。余记其批李德裕内官传诏问戎机一首云，“军机大臣自命不凡”。

先生诗集中无七律七绝，而有《湘绮楼七言近体诗》别本。又有《夜雪集》，则皆七言绝句也。先生有七夕诗，历叙六十年所逢七夕 极饶风致。

包慎伯佚事

包慎伯世臣为嘉、道间名幕，客游权贵，声气赫然；其在政治上之主张，多当时流俗所不克窥见者，而为书名所掩。桐城姚柬之有记其轶事一则，即刊于《安吴四种》后，事颇有趣。

嘉庆庚午，柬之入都，附舟至东梁山阻风。同舟人有言，吾乙丑夏初在扬州搭湖划船，至芜湖，炕舱官舱客已满，惟余房舱之半尚待客。少顷有人负襆被至船旁，指搭半房舱。舟子约以昏定开行。及昏客齐，而搭房舱客其友饯之于河滨酒楼；舟子促上船，即抽跳挂帆，水溜风利，船驶如箭。客人房舱，布襆被于前半舱毕，坐舱门与炕舱官舱客通问讯：乃包姓，上江秀才也，年约三十。二鼓，众客各开单，而先搭后半房舱人从艄入，乃二十许少妇。包君无可更易地，少妇手关房舱门而睡，前舱客倾耳静听。一无声息。次日即抵东梁山，阻风同泊之船数十艘，客皆登岸就江市啜茗小酌。包君独上山寺眺望。少顷少妇亦下船在市买香楮赴山寺。纤跗丰发，肌肤鲜皎，岸上人莫不注视，有追险上山寺者。下午包君返舟，则坐舱门与众客话行业起落，皆得窾要。又纵谈其五六年前就川楚戎幕事：惊愕可

听。然未尝与少妇一通款语。古人坐怀不乱，不过一宿。包君与少妇异被耳，前后十二昼夜，生平所见奇事，无过此者。

观此一段百二十年前江湖行旅景物习惯，如在目前，而包君之为人熟于世故，严于律己皆可见一斑。

中为象形字

近年章士钊创《五常新解》，以仁义礼智信皆从性交关系而出。郭沫若释祖妣二字为两性器官。浅人诤为大胆。余按昔人早有此种议论。《越缦堂日记》有云：“仁和人曹籀著《籀书》二卷，有释中字者一首，以中为男子之私，象形字，人以为怪。余谓此实有据，惟籀不能援引，其所言多妄耳。《逸周书·武顺解》云：人有中曰参，无中曰两，两争曰弱，参和为彊；男生而成三，女生而成两；五以成室；室成以生民；民生以度。孔晁注云：有中必有两，故曰参；阳奇阴耦，五谓相配成室。近儒谢氏墉申之云：有中无中即谓男女，皆以形体言之。男成三，女成两，皆下体形象。合三两而成五，交构成室以生民。案两争曰弱者，谓两为阴数，阴性柔，柔相比则争而益弱；参和曰彊者；谓参为阳数，阳性刚，以阳之三参阴之两则阴阳和而化生，阳益以彊，此易之参天两地而倚数，故曰有中必有两。盖人道者五行之精，万物之本，圣人以为讳。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，天地絪縕，男女构精，皆中和之理也。《左传》曰，民受天地之中以生，所谓命也。《中庸》曰，中者天下之大本也。《汉书·律历志》曰：夫五六者天地之中合而民所受以生也。凡此皆中字最初之诂。说文中字从口从丨，其义本难通。近儒改从口为从口（音围）说自较胜。而以说参之，亦犹水本从《象，众水并流从《象中有微

阳之气，而《春秋元命苞》以为“从二人一男一女，𠂔者水，二人合而生水，亦以交构化生之理言之。管子《水地篇》云，人水也，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。皆三代相传制字之精义，不可为拘儒道者也，以中字为象形者，较之取厶字为象形者浅深迥判矣。”

新名词

张文襄虽主新政，而思想陈旧，亦出人意表。其在鄂督任时，公文不用新语，必苦思所以代之者。及入管学部，一日稿中偶有新名词。公批曰：“新名词不可用。”部员某年少好事，戏夹签于内曰：“新名词亦新名词，亦不可用。”次日更定上之，而忘去此签。公见而惭怒，竟日不语，遍翻古书，欲有以折之，卒不可得，乃霁颜谢焉。然当时新政皆自日本稗贩，而译者未谙西文原义，又不通古训，一概直袭，若文襄者，固未可厚非也。

龚定庵佚事

近代所谓名士派最足者，以龚定庵为第一，其风气亦自定庵倡之。盖嘉、道朝士娉媚取容，乡愿自好，不羁之士疾之过甚，不觉矫枉过正也。定庵与钱唐陈宪曾为儿女亲，陈之后人传其佚事于嘉兴张祖廉，祖廉遂摭所闻为《定庵年谱外纪》。云：定庵性不喜修饰，故衣残履，十年不更。尝访宪曾之子元禄于京师七井胡同。时九月也，秋气肃然，侍者数棘立，而定庵着纱衣；丝理寸断，脱帽露顶，发中生气蓬蓬然。又谈次兴酣，

每喜自击其腕。尝乘驴车独游丰台，于芍药深处藉地坐，拉一短衣人共饮，抗声高歌，花片皆落。益阳汤海秋过之，亦拉与共饮，问同坐何人，不答。汤疑为仙人，又疑为侠，终不知其人也。

叶德辉云：定庵状貌奇古，首顶若邱圩，两颧横高，短身急步，每过酒肆，四坐寂然，惟闻先生声震邻屋。在扬州客魏默深处，默深长身，先生服其衣衫，曳地如拖练，或天雨外出，下衫泥湿，归则掷于帷席间，不知为人服为己服也。终日常着靴，有时游倦归，急不待脱，以足踢之。一日晨起失其一，遍索不得，迨先生去，仆人乃于帷顶得之。德辉闻于善化熊鹤村老人云。

魏默深、汤海秋与定庵同调，皆深疾承平乡愿者，海秋尝痛诋张文端《聪训斋语》，谓此书误尽天下苍生，于今思之信然。

何子贞亦与诸人往还甚密，其年辈稍后，经世才似不及，亦俗人所诋为名士习气者也。

洪氏故宫

归安吴绍箕撰《游梦倦谈》有纪南京洪氏王宫一则，略云：“伪宫已毁，存者十不及一，顾黄墙一带犹兀然高峙，墙外东西两亭盖琉璃瓦，四柱盘五色龙，由亭折而北为正门，门已毁，历甬道数十步，中树木牌坊，上大书曰忠义门，朱地金字，旁雕云龙狮象之属，彩色辉煌，坊之上下皆贫民攀附而踞，用刀刮金屑，每人一日可得数百钱云。过坊又走数十步为伪殿，殿又毁，四壁画禽鸟花草，设色极工，柱础且朱漆绘龙，后殿左右两池，池中俱置石船，逾池而西，有旁屋十余间，每间置大缸十余只，缸与缸接，无一线之隙，不知何用。旁屋以东皆焦土，颓垣上犹悬一木牌云：‘此系奏机密之地，不得擅入，违者立决。’盖贼之枢

密房也。由此又踏瓦砾数重为伪花园，有台有亭有桥有池，皆散漫无结构，过桥为假山，山中结小屋，横铺木板六七层，进者须蛇行，不能坐立，莫解其故。”

谢折

张文襄诗文主清切，幕中文字有一字未妥，必推敲至当。其开府时，每上一谢折，辄传诵一时。六十赐寿，谢折有云：“青琐萦沧江之梦，微物亦荷天慈；黄州咏玉宇之词，受知不在人后。观者咸诧为殊常之遇，此生何以酬高厚之恩。臣惟有履冰以励官方，炳烛而勤老学。抚汉上重来之柳，生意顿增；倾园中向日之葵，愚诚无改。”俨然宋四六之遗音。其尤佳者，庚、辛乱后谢加太子少保衔折云：“伏念北畿俶扰，南纪震惊，致两宫之播迁，经一年而始定。臣障川力薄，瞻极神飞，既未能提桴鼓以收京，又不获执羁勒而捍圉，外惭内疚，有罪无功。今者钟虞依然，威仪重睹，既举居行之赏，兼甄薪突之劳。恭逢国是之昭明，岂意官僚之滥附，元祐手书，多难而不忘黎庶，兴元敕诏，责躬而曲奖臣僚。敢贪天以为功，实临谷而滋惧。臣惟有经营筭路，休养穷檐，治兵求效于补牢，兴学图功于秉烛。范文受赏，曾何力于伐齐，管仲纳规，愿无忘于在莒。”此种文字，尤有拳拳国家气象，近数百年不恒睹矣。

粤人重贞节

粤人重视妇女贞节，似尤甚于他处。蓝鼎元《鹿洲公案》中载一事甚有意义，撮述于下：

鹿洲以普安知县兼署潮阳，一日途中闻牧童数人偶语，一童曰：横逆哉！剥妇人至赤身，可杀也。又一童曰：新婚遇此惨矣，以舆夫敝袴为新妇娇装，当日如何下车？如何入室？蓝闻而大骇，停车询之，诸童皆笑而走。命牵一童来，乃言与惠邑交界之区，恶贼数十辈，横行无惮，一日要行嫁者于途，拉新人自舆中出，摩顶放踵，皆剥夺以去，乞留一下衣蔽体亦不从，且环而睇审其下体，及贼去，舆夫惭之，解敝袴与以遮身。蓝曰：行嫁则迎亲多人，岂能袖手旁观？多人则衣衫可让，何至用舆夫敝袴？且其夫又默不告官，无是理也。牧童曰：贫家无多人亲迎，告官不能致之死，非徒无益，且得祸焉。问娶妻者姓名，曰不知。问诸贼各何姓名，曰尤不知也。越数日，有以白昼抢劫来告者，缉获一人，讯出同党郑阿载、阿惜等。复购线辑获之，见二人貌尤奇凶。问平素劫夺几何？云远事已忘，止记近数日内事，则双山行嫁一妇人与焉。问所劫何赃？阿载言贫人无他长物，止银簪耳环戒指衣裙寥寥数件而已。问同劫几人是谁下手？曰同劫仍此八人，下手加功则我与阿惜耳。问行嫁则必有迎亲多人，汝等敢突出横劫，非百十人不可，言八人者妄也，命夹之。则大呼曰：再醮之妇耳，焉有许多人迎者，今日诸事皆直言不讳，独何为以此相欺？余拍案数之曰：汝等不为善良，甘心作贼，白日行劫，得财伤人，罪当死一也。男女授受不亲，奈何横加剥辱，且不顾新婚，使人夫妇一生抱痛，罪当死二也。汝剥夺新妇一丝不留，且分持其体而聚观，辱人如此，乃天地鬼神所共愤之事，罪不容于死三也。阿载、阿惜皆曰，我等作贼，为贫所驱，劫害多人，死亦无怨。至于剥辱乃再醮之妇，何新婚之足云，彼自家不存羞耻，则其体亦尽

人可观，未必衣服去留之遂为关系也。

又粤俗娶妻得处女者，则以烧猪表之。王闼运《湘绮楼集》中有到广州与妇书云：“宾筵以多杀为豪，婚礼烧猪辄列数百。俗无羞耻，取妇以得女为奇。床第之私，守宫之验，明告六亲，夸以为荣。知礼之家，亦复随俗。亦既觐止，我心则降，此尤可笑叹者也。”重视贞节至此，诚所罕闻。

家族兴衰之传说

明清两朝士夙受科举制度之铃束牢笼，其害不可胜言。然白丁得一第，顿可昂首青云，社会阶级亦缘此铲除不少，以视六朝之以门地埋没人才，终觉此胜于彼矣。特在科举制度盛行之日，家族盛衰之故，亦往往有耐人寻味者，一姓之兴，或勃焉而不知其所由，兴矣，或再三传而泽斩，或十数传而始替，或乍替而旋兴，或忽起而忽灭，此亦近世社会史中一公案，深待学者之研索者也。大抵以地域言，则大江南北最为世大家族所萃，而河北、山东、广东次之，西南各省最少，因由文化较后，亦以明末之乱元气戕贼较甚也。若吾湘则相传无传至三世者，世俗遂诬之于风水云。

清代诸名家之兴，皆有一种传说，其兴也愈骤则传说愈离奇，今以诸书所载汇次数端如左，虽诞鄙可笑，亦可以觐世风也。

一曰桐城张氏，张英父子，历相雍、乾，握政柄，其子姓人翰林历卿贰者，及于数世，至今为皖中大族。有清世家当推为巨擘。传说云，明季有张翁者年三十余，偶于后圃锄地得一坛，白镪满中，得二十余万，翁起视之曰，某穷儒也，乱世骤得多金，恐

转速祸，愿留此为闾境赈饥之用，力掩之。入清后，以训蒙终其身，临卒呼二子至榻前曰：我有遗志未偿，后圃埋银若干，留以振济饥荒者，乃桐城数十年风雨和甘，竟无歉岁，我死当守我志，如敢妄动毫厘，非我子也。二子遵父命，又坚守二十余年，桐城大荒，兄弟赴县击鼓，白先人意。县令亲至发兑之，得十四万余两，令即属教官赵公经理其事。赵故常熟巨族，性方刚，自查灾以至散赈发银，皆亲手自兑，无一丝苟且，桐人感颂焉。一夜赵梦有人推手车数辆，车上悉载红蓝水晶、车渠等珠如核桃大者以数千计，问何往，曰送张氏，后另有一车珠，曰送于赵者。梦醒不解所谓。至雍正十年，定顶珠之制，赵始悟所送者为顶珠。其后张氏遂鼎贵。

一曰连平颜氏，颜希深初为山东平度州知州，因案留省，太夫人迎养在署，忽大雨七昼夜，山水骤涨，居民争登城避水，哭声殷天。太夫人命速发仓谷赈饥，署内外皆坚持不可曰，此须详明奏准，否则擅动仓谷处分甚重。太夫人曰，此何时，犹拘泥文法乎？平度距省远，俟其详奏，数十万灾黎尽成饿殍，君等无恐，速发以救倒悬，吾子功名不必计较，即查封备抵，罄吾家所有尚足以偿。于是尽出警珥易钱运米城上发给，其有缘树登屋不能为炊者，联筏载磨饼施之，州民赖以全活。东抚以擅发仓谷奏参，康熙帝曰：有如此贤母好官，实心实力，不加保荐，乃转列之弹章，何以示激劝？立擢知府，不数年巡抚贵州，子孙多仕至督抚，粤东仕宦之盛以连平颜氏为最，亦至今未衰。

一曰大庾戴氏，其事尤奇，戴氏本安徽休宁人，其先幕游江西，饕餮贾聘之馆于大庾，是邑在豫章之边境，地瘠民贫，邑中人从无登甲乙榜者，或咎学宫风水不佳，金谋迁造。乃得吉地，鸠资兴工，分派于邑之有力者，众以盐贾资本甚富，派出五百金，某答以有东人在，不得自专。众强之，某谓众曰，此银系某垫出，现已函商，倘东人不准开销，仍须归款。众诺之，携银而去，

未几盐贾复函至，果以兴修学宫与贸易人无涉，不允捐贖。某持书示众，并告以寒士每年薪俸无多，不能因此受累。众答以此银因工程紧迫业已用罄，现在多方募捐，尚不敷鸠工充材之数，实难归垫，我等已将芳名刻入碑板矣。某曰，果尔则我有二弟，拟在此就近应试，诸君许之否。众皆曰可。于是戴君子弟先后入大庾学，其弟即 笈園侍御（第元）、可享相国（均元），相继入翰林。可享之子莲士相国（衢亨）继登大魁。

名刺

民国以前制度，名刺用红纸印姓名，字之大小约方一寸，居纸之中而略占于右上。京官所用字稍大，外省则尤小焉。率请时下名手，写而刻之。

翰林官用大字名柬，其大几遍纸全幅。据《涌幢小品》则明嘉靖以前尚只用蝇头小楷，后乃渐大。于是有为诗以嘲之者曰：“诸葛大名垂宇宙，如今名大欲如何。”又曰：“诸葛大名非用墨，清高二字肃千秋，如今一纸糊涂帐，满面松烟不识羞。”

清季外国使领及传教师慕翰林虚荣，亦用大字名刺。

清制翰林名帖不用红纸而用白纸，人反视为高华，若不可及，世多不解其故。其实古人名刺本来皆用白纸，翰林犹存古制耳。明皇甫庸《近峰闻略》（《茶香室续钞》引）云：逆瑾用事时，百官门状后礼悉用红纸，故京师纸贵顿十数倍。又郎瑛《七修类稿》云：

予少年见公卿刺纸不过今之白录纸二寸，间有一二苏笺，可谓异矣。今之刺纸非表白录罗纹笺则大红销金，长有五尺阔过五寸，更用一绵纸封袋递送，上下通行，否则谓之不敬，一拜帖五字而用纸当三厘之价，可谓

暴殄天物，奢亦极矣。

董其昌家被民抄

明代江南乡宦势力最为横桀，而士子结纳干预，肆行无惮亦最甚。顺、康间哭庙案发，大受惩创，其锋渐敛。近年昆山赵氏《又满楼丛书》有传钞之《民抄董宦事实》一卷，内述董其昌家事如右：

董姪祖常于万历四十三年，率家人二百余抢一陆秀才声远家中使女绿英，抢劫未遂，将陆家捣毁而去，是时恰有一苏州人业说书者钱二掀编其事，于市中演唱，另一秀才名范庭芝者，适在旁听唱。不意董仆闻之，密报其主，即将钱二锁至家中，硬栽庭芝以主使之罪，百般凌辱，庭芝不胜愤，到家而死。庭芝与董氏本有戚谊，故庭芝死后，其母冯氏其妻龚氏率三四仆妇赴董家说理。其来意固已不善，祖常与冯氏、龚氏言语冲突，将其逐出门外，并将所带仆妇，剥去下衣，分缚两足于椅上，恣意侮辱。此事传出，顿动公愤，皆欲甘心于董氏。三月十五日在府县行香之际，群众聚集董氏门前，先将其豪奴陈明家捣毁，更将董宅雕梁画栋二百余间一齐烧却，甚至上海、崇明、金山等处之人亦有远来与其事者。

此纪事一卷详述原委，其中董祖常侮辱陈氏仆妇一节尤为发指，不意优游林下以书画鉴赏负盛名之董文敏家教如此，声名如此！然明代秀才之难惹及其无聊亦可窥见大概矣。语云“秀才造反，三年不成”，此语在明代殊不然，明代秀才真能造反，但不能造大反耳。

今世桃源

昔闻河北涿县境内有老人村者，其中居民每年一出完纳钱粮。有人曾见所持粮券是明永乐年中物。衣裳古朴亦异于今。村处深山之中，所需咸备，惟缺食盐，非市盐及完税不出山一步，人亦无有至其处者。余尝问河北人，多云实有此说，惟或云在满城，而满、啄二县政府皆不承有此事。今河北各县已全办自治，无论如何僻壤，要必画入自治区中；果其人民淳朴，自有山川，不应县府毫无闻见，盖河北各大县辖境多过于寥廓，县府经费又经折减，而近年任县长者又多东北武人厮奴，不知民政为何事，询以此等事，宜其瞠目矣。

天下之大无所不有，观于英属之沙克岛 Sark 而益信。是岛处英法海峡中，距两国道里略均，其居民皆操二国方言，然其地为古诺门德公国之一部，英王既兼诺门德公，故此岛亦为英领，盖中世纪封建采邑之最后遗留于二十世纪者也。

旧邑主之得是岛当一五六五伊利沙伯在位时，今邑主之大父得继其位，亦近八十年矣。今邑主为一妇人，其夫为一归化之英国人，原籍美国。全邑居民不及七百，皆以农渔为生，无一机械工业。议会、政府、法庭、监狱、警察皆具体而微。邑主食租衣税，政简刑清，有春台熙熙气象。在政治上为英属之最小自治邦，而一切法律皆得自订。其中大半沿自中古，例如最初移殖之四十家庄地不得零售，邑民除租税外每年有二日之徭役，从事于公路之修筑等等。尤足惊异者，现行法律禁止汽车入境，此为逆抗新潮保持旧俗之唯一方法。其女君之意，欲于二十世纪科学世界中尽力存此一片土为中古生活留一全影，故

终女君之身不欲有所变易也。

异哉，距伦敦、巴黎不过数小时之行程，于汽管参天煤烟霏地之外，犹有此清净土。武陵山中不知魏、晋，古今中外无处不可遇之耶？此事见去年七月《地理杂志》女君自记篇中。

前清河北老人村事，以为今世桃源，顷又见《湘绮楼日记》言湖南湘潭亦有此等地方，其言曰：

隐山九洞坤人不入城市，同治三年有往卜居者，彼中人犹称道光四十四年，乃不知县城曾失守。

果如其说，则二十八年不入城市，竟不知道光之后尚有咸丰、同治，所谓不知有汉，无论魏、晋矣。然彼既不奉官颁历日，又何得知晦朔，更何从知为四十四年耶，恐仍出附会。

明末清初服制

上海胡祖德云翹曾辑《胡氏杂抄》，其中一种曰《姚氏纪事编》者，上海世家子姚廷遴字纯如所撰。姚氏世居上海城内馆驿街，所记自崇祯元年至康熙三十六年，兼日记年谱体裁。其中述明、清之交，风俗变迁至为有味。摘录如下：

明季服色俱有等级，乡绅举贡秀才俱戴巾，百姓俱戴帽，寒天绒巾绒帽，夏天鬃巾鬃帽。又有一等士大夫子弟戴飘飘巾，即前后披一片者，纯阳巾，前后披盘云者。庶民极富，不许戴巾。今概用貂鼠骚鼠狐皮缨帽，不分等级，佣工贱役与现任官员一体乱戴。

明季现任官府用云缎为圆领，士大夫在家亦有穿云缎袍者，公子生员辈止穿绫绸纱罗。今凡有钱者任其华美，云缎外套遍地穿矣，此又衣服之一变也。

明季请客，两人合桌，碗碟不甚大，虽至二十品而肴饌有限。至顺治